

●管继平

白 头 不 作 功 名 想

——冒鹤亭致叶恭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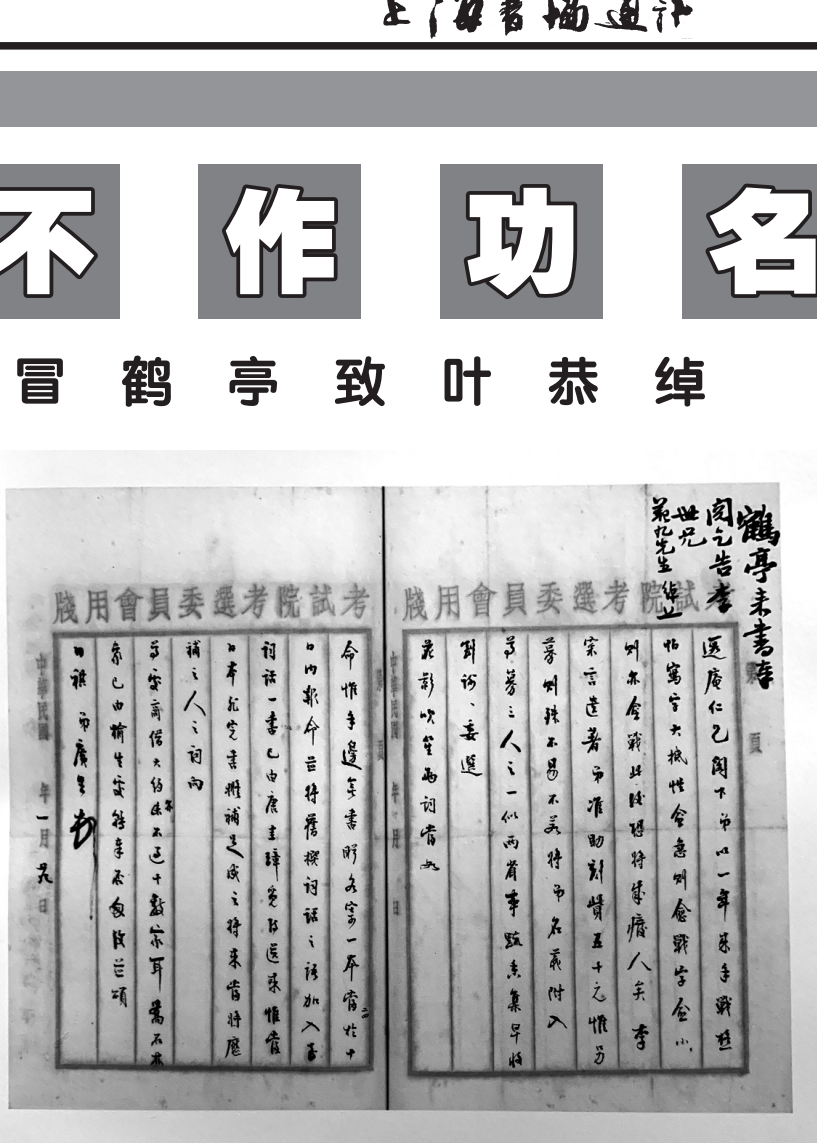
中国历史上冒姓的文化名人实在是少之又少。算起来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无疑是最为著名的了，冒辟疆是江苏如皋人，如皋有个水绘园，即是当年冒辟疆与董小宛的栖隐之地，如今已成了南通首屈一指的园林名胜了。除了冒辟疆，民国的诗人学者冒鹤亭先生，自然也是文坛上的一位著名人物，经史子集，无所不通，特别是在词学上的成就，于近代词史上颇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再往下，鹤亭先生的三公子，俄文专家也是才子型的诗人冒效鲁也可算上一个，冒效鲁与钱锺书是莫逆之交，钱锺书在小说《围城》中，那位诗人董荆川即是冒考鲁为原型，而钱锺书的《槐聚诗存》中，也是与冒效鲁的唱酬之作最多。不过，在《安持人物瑣忆》一书中，冒效鲁却成了陈巨来笔下的“十大狂人”之首，负面措辞颇多。我想这或许也自有其道理，才高者难免气傲和“轻狂”，尤其是他面对一些并不太喜欢的人。其实钱锺书也绝对算是文坛一大“狂人”，他俩之所以能成“莫逆”，至少在这一点是气味相投的。

当然，本文主要是说冒鹤亭。冒氏为江苏如皋的大族，书香传世，源远流长。而且如皋冒氏的源流来自于蒙古，祖上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嫡裔，元亡后其子孙流落江淮，一支就在苏北的如皋落户，遂姓为冒氏。鹤亭先生也是江苏如皋人，所以明末的冒辟疆与民国的冒鹤亭，本为一族，都为蒙古人的后裔。如冒辟疆留下的画像尚不算数的话，我们只须从冒鹤亭的照片来看，其面相饱满，颌下有须，比之当今歌手腾格尔，颇也有五六分的神似，可见冒氏为蒙古人之后裔，应绝非虚言。

虽原籍如皋，但冒鹤亭却是生在广州，和许多“京生”、“沪生”一样，父亲为他也取名广生，鹤亭乃其字。说来还是非常巧合，冒鹤亭生于一八七三年阴历三月十五日，他居然与冒辟疆是同月同日生，只不过相隔二百六十二年罢了，故时人惊奇地称他为“冒襄复生”。而且，幼年的冒鹤亭“早慧有声”，与当年的冒辟疆一样，都有“神童”之誉。尽管鹤亭六岁失怙，其后读书皆随其外祖父周星诒及外祖伯周星誉传授。这外祖的周家兄弟都是山阴读书界的名人，周星诒精于校雠目录与史学，是有名的藏书家；而周星誉能词善文，时任两江盐运使。冒鹤亭幼年在外祖身边读书获益无穷，七八岁就能写诗属对，深得外祖伯的赏识。那段时间，两位外祖的著述稿本，都成了他翻阅诵读的资料，尤其是外祖父的《南齐书校勘记》《三国志校勘记》以及《书钞堂藏书记》等，实乃冒鹤亭儿时博览群书，研讨经史的最早启蒙，影响则贯穿了一生。待十七岁时，他回家乡如皋参加科考，其时考秀才要经过县、府、院三试，冒鹤亭以三场头名的“小三元”佳绩，中了秀才。至二十一岁，他又考中了举人。本来他还是有机会再中进士的，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他应经济特科试，被主考列为一等，可是复试在策论中他引用了法国哲人卢梭的《民权论》，恰被对此有所偏见的首席读卷大臣张之洞审阅，阅后批道：“论称引卢梭，奈何？”其实张之洞欲擢拔自己的门生，冒鹤亭遂被摒弃，以致错过了一次良机。

虽科考止步于举人，但冒鹤亭在经学、史学、诸子以及诗词文学等领域的学术成就还是颇有影响，名气也不小。民国国后，冒鹤亭在袁克定邀请下，曾先后做了温州、镇江、淮安等地海关监督、外交交涉员。虽身为关长，但他却无意于仕进。他年轻时曾有“白头不作功名想”的诗句，尽管诗是写给桐城的前辈文人萧敬孚先生的，不过也应该带有自己的同感。故冒鹤亭每到一处，总是注重发掘一些地方上的文献名胜，或搜集整理前贤诗文刻版印书，或募资修葺古迹。所以陈三立曾有诗赠冒鹤亭云：“抱关碌碌竟何求，不狎鱼龙狎海鸥。乞食情怀天所鉴，扬芬事业梦相谋”，说的即是此意。鹤亭先生在温州的任上，做了很多“不务正业”的文化工作，如从《元人诗选》《明诗综》及方志等书搜集丛残，编成《柔克斋诗辑》《永嘉诗人祠堂丛刻》等；此外还刊刻《永嘉高僧碑传集》等，难怪著名书画家也是温州人的马公愚曾对人说：“在温州当官的前后不知多少，早为人们忘记，记得的只有冒监督。”

这里的一通手札，冒鹤亭享受广东番禺叶恭绰的督。叶恭绰字裕甫，号蕲庵，民国时曾任交通总长等大员，但他出身世代书



香门词，对诗词书画、金石鉴藏等无所不精。冒鹤亭与叶恭绰两家有三世之交，冒鹤亭的青少年时期都在广州，他的词学老师就是拜的叶恭绰的祖父、著名词学家叶衍兰先生。叶衍兰先生与冒鹤亭的祖父也是故交，其时叶先生任越华书院的山长，在几位弟子中独对青年冒鹤亭格外器重，后来冒鹤亭宦游离粤，他曾在冒鹤亭的集序中说自鹤亭去后，“岭以南，无有如鹤亭之可与言词者”。在越华书院时，冒鹤亭二十来岁，风华正茂。而此时的叶恭绰年仅十二岁，也在书院玩耍。春秋佳日，后堂丝竹，那时的两人就已结下了交情。尽管按世交算起来他俩也属同辈，但因冒鹤亭年长八岁，故叶恭绰在书札函件上总是放低自己一辈，尊称冒先生为“鹤文”，当然，“鹤文”自己不可能倚老卖老，与叶恭绰仍是言必称“仁兄”。

遥庵仁兄阁下：

弟以一年来手战极怕写字，大抵性急愈则愈战，字愈小则亦愈战，此后恐将成废人矣。李采言遗著，弟准助刻资五十元。惟另募款则殊不易，不若将弟名义附入尊墓三人之一，似两省事。疏香集早收到，谢谢。委选花影吹笙两词当如命。惟手边无书盼各寄一本，当于十日内报命，并将旧撰词话之语加入。词话一书已由唐圭璋兄寄得送来。惟当日本非完书，拟补足之。将来当将应补之词之人向尊处商借，大约亦不过十数家耳。乔石林象已由榆生处转奉否？勿复并颂

日祺！

弟 广生 顿首 一月廿九

此信应是冒鹤亭晚年所书，因鹤老自述写字已有手颤的毛病，而且如“性愈急”“字愈小”的话，则症状愈烈。不过，就此函的墨迹来看，虽字亦偏小或稍有颤笔，但书法的矩度还基本存在，风致不减，更无所说的那种颤抖和不成字的不齐。就我们常见的几幅鹤老书法来看，其擅长的还是小字为主，尽管他不像叶恭绰那样而书名，但他一些条幅尺牍皆端圭清润，疏朗蕴藉，落笔干净，少有俗尘。我书架上有一册九十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的《冒鹤亭词曲论文集》，其中就有一页鹤亭先生的词稿手迹，虽也是先生晚年八十六岁所书，而书风恰与此手札相仿佛，秀劲飘逸，精神不老。

鹤老一生喜整理文献散佚诗文，为保留和传播先贤的文化遗产尽力，此习至老不变。这通手札与叶恭绰所谈的也是，先是主动愿资助资五十元，加入叶恭绰的“三人募资小组”，以帮助整理

刻印“李采言遗著”出版。李采言，直隶冀州人，又名李青峰，采岩。一九二七年李大钊就义时，他曾经冒着极大的风险，在李大钊家痛苦、艰难无助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携带李大钊的两个才十多岁的女儿，到下斜街长椿寺认领李大钊遗体，为先烈重新装殓入棺。后又是他将李大钊的书籍杂物领回保存，还将烈士的遗孀遗孤接回自己家暂住，再安排车辆将她们送往东车站出京，回乐亭老家避难。当时人们皆以为李采言是李大钊家乡的一位“远方亲戚”，其实不然，李采言曾就读于天津北洋法政学校，他和李大钊是该校预科英文甲班的同窗，关系非常密切。

信中还提到的“花影吹笙两词”，此应是叶恭绰祖父叶衍兰先生的词集，他请鹤老为之编选，作为弟子的鹤老自然责无旁贷，所以他不顾年迈之躯，表示“当于十日内报命”。另外信中提到的乔石林，经查其名乔莱，江苏宝应人，字子静，石林，康熙进士，授内阁中书。还有唐圭璋、龙榆生，皆是他们的晚辈词人，当时可能为前辈做一些“跑跑腿”的辅助事宜，如今也是

一代词学大家了。

鹤老此函一通两页，选用的是淡朱色“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用笺”，原件今藏于上海图书馆。通过图片，我们可清晰地看到右上角有叶恭绰收信后的批注：“鹤带来书奉阅，乞告李世兄，范九先生。绰上。我想这里的“李世兄”，也许就是李采言之后人。而“范九先生”，应该是南通的古籍名家也是与叶恭绰素有交往的费范九先生，因为费先生精于古籍整理出版，曾主持影印过未刻《硕砂版大藏经》，叶恭绰将此信告之，也许“李采言遗著”的刻印之事即交于他承办。

叶恭绰自少年与冒鹤亭相识交往始，他们保持了长达一生的友谊。翻看那本三十余万字的《冒鹤亭先生年谱》，叶恭绰是出现名字最多者之一，或书信往还、诗词唱和，或陪同鹤老游南京，或在北上、上海等地，随处皆可见叶恭绰的“身影”。冒鹤亭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即住上海延安中路的横范村，其时与一批活跃于海上的书画名家如王福厂、贺天健、吴湖帆、周炼霞、张善孖张大千昆仲、谢稚柳夫妇、钱瘦铁、唐云等，都有交往。其中吴湖帆、周炼霞还常以自己的诗词请鹤老指点。一次叶恭绰陪鹤老赴嵩山路的吴湖帆寓中，赏鉴所藏的历代书画精品，后应吴湖帆之请，由叶恭绰代鹤老在其所藏的元王蒙《青卞隐居图》下端的裱旁题上了“丙子五月，冒广生、叶恭绰同观”十二个字。此卷也属传世经典，裱绢上已有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张学良等名家题字，如今此幅名画连同这些名家题辞，都成了上海博物馆的珍藏了。

冒鹤亭先生的晚年基本都住在上海横范村寓处，直至终老。期间曾于一九五七年到北京的幼子、剧作家舒繹的家中小住了大半年，分别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的邀请，礼遇昭隆，享受了至高的荣誉。其实他一九四九年自南京返回上海定居后，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就已经亲自到横范村二十二号拜访了鹤老，临别后，考虑到鹤老暂无收入，先送上一笔钱。一个月后，即派人送上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特约顾问的聘书，月薪三百二十元。还专门关照：“毋庸办事，陈仲弘表示其优礼眷耆意耳。”

鹤老甚为感激，专门题写了扇面，并请吴湖帆作画，托江甯转呈陈毅市长，以表谢意。那个时候，一批老知识分子是真心觉得新社会好，干部廉政无私、尊重文化人士。尤其是像鹤老这样的大学者，从中央到地方上的大领导，皆待若上宾，让他们安心著述写诗，没有丝毫后顾之忧。在那一段时期，鹤老的心情确实十分舒畅，虽然他没有活过六十年代，在一九五九年以八十七岁的高龄寿终而寝，但在这对鹤亭先生而言，应该是一件幸运之事。

●王德彦

海派书家掀谭(二十六)——黄宾虹书法早熟晚精

黄宾虹(1865—1955)，祖籍安徽省徽州歙县，生于浙江金华，成长于老家歙县潭渡村，初名质夫，后改名质，字朴存，号宾虹，别署予当。黄宾虹的一生主要在四个地方度过。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在老家度过的，占据了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1907年，42岁的黄宾虹离开徽州，奔赴上海。直到1937年在他74岁时才由上海迁居北京，寓居三十余年。1948年离开北京移居杭州，直到其仙逝。

1908年，黄宾虹以著名金石学家的身份赴上海参与编辑《国学丛书》《国粹学报》《神州国光集》，他的篆刻是最早得到世人认可的，王国维也对其推崇有加。对金石学的兴趣，使其对中国绘画史的观察建立在一个新的立足点上，也使他对中国画的变革信心有了牢固的基础。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黄宾虹收集到的古玺印已达二千余钮。他先后发表的金石学的文章和张有《叙印谱》《篆刻新论》《增辑古印一隅缘起》《古印谱谈》《古玺用语陶器之文字》《陶玺合证》《古印概论》《周秦印谈》《龙凤印谈》《古印文字证》等等。由于黄宾虹在古印的收藏和印学研究上太有名气而被敷衍记，以至于1922年在上海发生了邻居失火而黄宅失印的怪事。我详述黄宾虹的印学成绩，以确认其海派篆刻家的地位和身份。黄宾虹二十世纪中国画大师。但黄宾虹却说，绘画是寂寞之道。黄宾虹曾经把自己的画拿出来送给来访的人，却被不懂的人拒绝了，说你的画真平乎的，我看不懂，黄宾虹很尴尬，只好将画又收回来。尽管在当时黄宾虹的艺术不被



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用“培根铸魂”四个字概括了文化文艺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责使命，在业界引起强烈反响。

如何“培根铸魂”？总书记提出“四个坚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作为书法家如何自觉履行“四个坚持”？这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这是基本原则。书法与时代总是密切联系的，纵观数千年的书法发展史上，可以说每一个时期，每一部经典都以其独有的形式折射着时代的主体精神与时代烙印，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以及植根于时代的经典传达，颜真卿的《祭侄文稿》，陆机的《平复帖》，王羲之的《兰亭序》，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怀素的《自叙帖》，孙过庭的《书谱》，米芾的《蜀素帖》等。记录时代、书写时代是历代书法艺术特征之共性，书法艺术对社会品格的塑造至关重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发展方向。书法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书法审美要以人民为中心。近年，上海书协举办的“相约七夕 甜蜜一生”书写结婚纪念证书活动以及春联大会、书法家写春联送春联活动，系列展览与公益讲坛等颇受群众欢迎，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贴近生活接地气。记得2012年6月，陈振濂先生在浙江美术馆举办题为“社会责任”个展时，提出了“书法的当代目标”问题，他希望有着探索精神的人，把书法当作一个“时代的考问”，不断追寻这个时代的终极意义，实际就是希望书法家关注时事与民生，紧扣服务人民。

“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这是历史使命。书法创作也是一个艰苦的精神劳动，书法之精品应为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既能温润心灵，又能启迪心智。多年来，在“专家”说了算的惯性思维中，不能忽视群众也是最好的审美鉴赏家与评判者。不过，笔者心虑最多的还是那些走出“国门”的展览，不知是否有人想过，在你走出“国门”时，你已不是个人行为，可能代表着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你的言行直接影响着中国书法的声誉。因此，不仅要将精品奉献人民，还要将精品奉献给世界，不要“忽悠”，你也“忽悠”不了。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这是社会责任。《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明德”、“立德”从古至今都是一个重要命题，也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常言：修艺与修身是一个书法家一生之课题。其实，修艺就是明德，修身就是立德，立光明之德。在“明德”与“立德”中，承担其以人化文、以文育人、以文培元。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精神”，“培根铸魂”这是时代的定位，更是时代的担当。



柔属性的自然主义。黄宾虹兼有两式，却倾向后者，所书大章法朴茂密丽（一如其画），而局部处理虚实清和。

作为一个造型艺术的大家，他不可能不谙熟于“造型”之理，但在书法中，他绝不追求结字、用笔的“新理异态”，不像一些时书那样“矜毫使气”“狂禅骂骂”，而是自然而然地“书”我的意趣、我的气质、我的神韵——实际上是外示“我”的自然美的观念。是如“灵运诗风”，优美、清刚、阴柔、洒脱、自然而质朴，是高华古艳而不是浓艳绚丽。给予观者的审美余地，是空灵，是横横，是丰富。因此想到：艺术内涵的浅深，不在于手段表现上的繁简多寡，有时万语千言而不着头脑，有时只吐一语而直插痒处。黄宾虹书法的美学价值与现实意义或也在此。

黄宾虹绘画用“加法”，正如吴昌硕画作的“繁笔”，黄宾虹书法用“减法”，正像八大山人的花鸟画。本来“加减乘除”没得关系，只要“数字”对就为书作画，亦同此理。赏者只问审美创造的总效应是大是小、是深是浅，是泛常是独到，方法没有优劣之分，关键在于作手的小巧与大美的能力与表达水准。高明的拳家，不看你的是不是套路，而是验证你的功技神，也许一指可以定乾坤，黄宾虹书法的线条韵味颇有些类似。这的确是需要锤炼再锤炼的，一蹴而就不可能臻至这种化境。没有经过“烂漫”的阶段，有的书家便期于“平淡”起来，固然能“平淡”也不失为一种风致，但那是不知五味的人只说白开水好喝一样的饮者。“大味”要从苦辣甘咸中返为“平淡”——其感染力才会隽永绵长。黄宾虹书法主要是大篆和行书体，其文化内涵是道家哲学思想的自然意识与生命意识的艺术显现。艺术创造的反“有为”，不仅没有使他的书法混灭个性和自我表现，相反却益增艺术品格的文化信息与审美魅力，似乎这也可旁证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正是如此。王伯敏曾言，黄宾虹的绘画是早学晚熟，黄宾虹的书法是早熟晚精。

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览征稿启事

(上接1-4版中缝)

3. 本届国展所有人展作者须撰写创作感言(200字以内)，具体细节由中国书协另行通知。

五. 展览

十二届国展定于2019年11月开展在陕西省宝鸡市、湖南省长沙市和山东省济南市举行。同期还将举办国展论坛等相关活动。三地展览结束后，择时选择部分作品在京展出。

六. 出版

十二届国展开幕式之前出版《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览作品集》。

七. 作者待遇

1. 向入展作者颁发证书。

2. 向入展作者赠送本届国展作品集1套。

3. 入展作品收藏费每件1000元(税后)。

4. 非会员作品入展，其作者具备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条件。

5. 本届国展入展作品收藏费、入展证书、展览作品集将在开幕式后90个工作日内由相关承办单位向作者支付和邮寄，作品退稿将于展览结束后90个工作日内完成。

八. 征稿日期

本启事自公布之日起征稿，2019年7月20日截稿。截稿日期以当地邮戳或快递公司受理日期为准，拒收逾期投稿作品。

九. 投稿和汇款地址

1. 收稿处：

(1)行书、草书：

邮寄地址：陕西省宝鸡市行政中心2号楼9层十二届国展陕西宝鸡展区办公室

邮编：721004

收件人：刘军力 齐晓荣

联系电话：0917—3263356、3263357，15353035221

(2)楷书、隶书：

邮寄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蔡锷北路153号湖南省书法院三楼十二届国展湖南长沙展区办公室

邮编：410005

收件人：伍海勇 刘洋

联系电话：0731—86450618，13617499684，13617499642

(3)篆书、篆刻、刻字：

邮寄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马鞍山路58号院9号楼西户十二届国展山东济南展区办公室

邮编：250002

收件人：郝晓明、刘秀华

联系电话：0531—82068527，18553122509

2、退稿费请一律通过邮局汇款，请勿在作品内夹带现金。汇款时请在附上注明本人联系电话。邮局汇款地址：

(1)行书、草书：

汇款地址：陕西省宝鸡市行政中心2号楼9层十二届国展陕西宝鸡展区办公室

邮编：721004

收款人：刘兆臻

联系电话：0917—3263358，15353035221

(2)楷书、隶书：

汇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蔡锷北路153号湖南省书法院三楼十二届国展湖南长沙展区办公室

邮编：721004

收款人：刘兆臻

联系电话：0917—86450618，13617499684

(3)篆书、篆刻、刻字：

汇款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马鞍山路58号院9号楼西户十二届国展山东济南展区办公室

邮编：250002

收款人：李云

联系电话：0531—82908770，68978556

十、其他事项(略)

中国书法家协会

2019年3月20日



任政先生于1998年驾鹤西行，距今已二十一年。他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闻名上海书坛的海上三老之一。一般书法爱好者大都仅知晓或领略过他楷书的隽永、挺秀、行书的飞扬、生动，隶书的清韵、典雅……较少对其在篆刻上的造诣有所涉及或探研。笔者于六一年底、六二年初，曾作为学员，参加由市书法篆刻研究会（市书协前身）在市青年宫倡办的书法班第一、二期先后学习，曾有缘在任老担任主讲的篆刻班课堂上，前后有三四个月亲眼目睹任老先生的授课。近日重阅当年的听课笔记，昔日情景幡然再现。再联想到不久前采访篆刻大师陈巨来先生弟子篆刻名家王志毅先生时，竟意外地欣赏到任老专就篆刻之题，赠予志毅道友的一份书札。手札内容本身不长，只有58个字，然而言简意赅。现照录如下：“赆慎艺友（笔者注，此乃志毅先生号）为当代金石大师陈巨来先生得意高徒，天资卓越，功力至深，所作汉白元米，秀逸、浑厚，神韵酷似乃师，出兰胜兰，允称海上独步，乐为之介。甲子中秋兰斋任政识于上海。”其实，志毅先生家学渊源，年少时即习书试刀，并在其曾祖父画家马馥然先生学画的祖母引领下，有幸叩拜巨来先生为师。志毅先生喜获任老此手札时当年刚逾二十八岁，任老年已六十有余。当这次笔者见到此手札时，惊喜之感油然而生。在手札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任老对篆刻的独到精见解。这不仅是对陈老弟子的肯定与褒奖，更展现了任老对书法篆刻艺术一贯持有艺术既要传承更要有所创新，有所发展的信念。“出兰胜兰”，四字确系一语中的，道出了艺术必须发展的真谛。

据志毅先生回忆，任老还是碑帖和印章

的收藏家。单就印章来说，任老和巨来先生的友情谊长情浓，二人常有书画印赠唱往来，颇多交流。任老持有当时许多名家为所刻之印章，闲印，诸如邓散木、董大年、叶澹渊、钱君匋、王福庵、来楚生、单孝天等，而最多的则是巨来先生在目目魏碑时所刻之章。任老曾对志毅戏言，有一时期，他戏约为王墨记扇庄写了几十幅扇面所得润

任老的手札评述，不是空穴来风，实是出自真情实意的一家直率之说。如果能同时对着任老所书之篆字，更能窥知任老作为一代书坛大家胸怀革故尝新的情思始终贯穿在他的艺术人生中。今天我们作为书法篆刻爱好者深信任老的谆谆之言和垂范身行的理念必会由我们一代代传承弘扬下去。